

## 李保国:太行山上的新愚公

□翟英琴

看到他们俩,人们就会想到“凤凰于飞”,这个词用在他们夫妇身上再恰当不过。平时,李保国开车,郭素萍就坐在副驾驶座上为他接打电话,查询资料,打理其他的事务,开车开得乏了,郭素萍就为李保国冲上一杯咖啡提神。有时候走得太累了,他们就在车上打个盹,喝口水,啃上一块面包。

听过李保国唱歌的人都说他唱歌好听,腔是腔,调是调,有时候还唱得荡气回肠。他最喜欢唱的是《流浪歌》,有兴致的时候会车上唱给郭素萍听。

“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,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,没有一个家……”

在太行山中“流浪”的李保国会时不时想起妈妈。岁月早已模糊了生身母亲的容颜,但他不忘她的生养之恩。他跟继母相处得也很好,不是亲生,胜似亲生,他牵挂着继母,继母也牵挂着他。

李保国就像一个流浪者,从家到课堂,从课堂到基地,再从一个个基地到另一个基地……跟流浪者不同的是,他有家,而且有三个他深爱的家。

李保国多么希望自己能走遍天涯,所到之处绿树成荫,硕果累累,人们都有幸福的笑颜。

### 祝你生日快乐

农历正月初五俗称“破五”,这一天,民间有一种风

39

## 李保国:太行山上的新愚公

□翟英琴

厨房里已经米香四溢,郭素萍只好说:“你们吃吧,别等我。今天正好清闲,我去逛逛街。”说着就拎着包下了楼。

不一会儿,儿子东奇回到家。

“我妈呢?”他问。

“去逛街了,中午不回来吃饭。”

李保国还在看学生的论文,“咱们随便吃点吧,我蒸了米饭。”李东奇无奈地看着爸爸说:“今天是我妈生日!”

“哦……”李保国不好意思地说,“我给忘了。”

外表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李保国,内心也有细腻的一面。他下定决心要记住妻子的生日,给她一份来自丈夫的爱与温暖。

第二年的11月22日,一大早,郭素萍就收到一条短信:“祝你生日快乐!”她一看,短信是丈夫李保国发来的。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李保国,而李保国在那边面露喜色,好像在等着妻子的表扬。

“我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二生日,不是阳历。”郭素萍哭笑不得地说,“我啥时候过阳历生日?”

“啊?哈哈,我给记混了。”李保国顿时觉得很不好意思,忙笑着掩饰内心的尴尬。

这次受窘之后,李保国干脆放弃记住妻子生日的想法,把每一天都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。好在郭素萍并不在意这些。

40

整天忙忙碌碌的李保

俗叫作“赶五穷”,即赶走智穷、学穷、文穷、命穷、交穷。跟赶五穷相对应的就是迎财神,所以还有一种说法,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。人们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置办酒席,为财神庆贺生辰。

翻看古老的中国年俗资料就会发现,正月初四也是很有讲究的。晋人董勋在《问礼俗》中写道:“正月一日为鸡,二日为狗,三日为猪,四日为羊,五日为牛,六日为马,七日为羊。正旦画鸡于门,七日贴人于帐。”这是有关女娲创世神话的记载。在神话中,正月初四被称作“羊日”,是“三羊(阳)开泰”的意思,是吉祥的象征,也是恭迎灶神回民间的日子。

这些美丽的传说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。

李保国就是正月初四出生的。在他小时候,村里的婶子大妈们都说他的生日好,是个小财神,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和财富。但是李保国从来没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,尤其是长大成人之后,更是从未过过生日。他不但不为自己庆贺生日,也不为家人过生日。

某一天快中午的时候,郭素萍回到家,看到李保国在批改学生的论文,就说:“咱们今天吃面条吧。”

“吃什么面条?我蒸了米饭。”李保国头也不抬地说。他的眼睛专注地盯着论文,边看边批写评语。

国,还经常忘记休息日和节假日。

有一次,李保国要带着几名研究生去平山县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实习。他抄起电话给园区负责技术的聂建英打过去:“喂,建英啊,明天上午10点,我带着学生到葫芦峪,等着我。”

聂建英有些迟疑,吞吞吐吐地说:“过两天再来不行吗?”

“怎么?不欢迎?”李保国有点纳闷。他的团队,人们从来都是争抢着邀请的,聂建英这是怎么了?

“不是不欢迎……就是……”聂建英虽然有点犹豫,还是说,“明天来吧,我等你们。”

放下电话,李保国心里犯了嘀咕,一向痛快的聂建英今天这是怎么了?

李保国走出办公室,在校门口遇到张老师。张老师笑着说:“李老师,周六又加班啊?”

“啊?今天是周六啊?!怪不得办公楼里静悄悄的。”李保国顿时明白聂建英为什么吞吞吐吐了。

李保国回到家,对郭素萍说:“快收拾收拾,明天去葫芦峪!”

郭素萍愣住了:“今天是八月十四,明天就是中秋节,过两天去不行吗?”

“哪儿有那么多讲究?我的日程都排满了,一改就乱套。快去收拾行李吧!在核桃园里过中秋,不是更有诗意吗?”李保国讨好般地对着郭素萍。

## 最后的冬天

□靳军

“什么?”

“他说,什么叫领导艺术?其核心就是不能和下属离太近了。有距离才会产生神秘感,有神秘感才会使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。否则,光有尊敬是不够的,尊敬背后没有了敬畏,这尊敬就显得太没分量。作为领导,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穿,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。”

“老兄,我怎么听这话,脊梁沟里都发痒。”

“你先别痒,人家还说了,作为领导,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,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,而部下则无从得知领导的意图,就无法钻空子。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,但在官场实践中却很管用。有人把这叫‘权术’,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慧。所以,老弟,你以后和他打交道,要多长个心眼才是。哎,对了,我先说好,这话也就咱老哥俩在这儿说说,出了这个门我可认。”

“老兄你这是骂我啊,我是那种人吗?”

“虽说如此,可是咱摊上这么个领导,你就得认。俗话说,干活不为东,等于无用功。你还真就脱不开他的领导。”

“我脱不开,也没想脱,我只求老兄你告诉我一个招,既把事办了还得让王乡长高兴。”

“没别的好法儿——多请示,勤汇报。”吴江说,“好了老弟,我先走一

步,把征兵的事安排一下,今儿我得早点回家。你老嫂这两天因为儿媳嫌她没文化不让她带孙子,正闹气哪。你说这女人真是骨头贱,就是闲不住。”

“呵呵,理解理解,你忙你的,这儿的事我来安排。”

送走吴江,郑健呆呆地愣了老半天才回过神。他把组织干事小刘叫到办公室:“志宏,明天三个片儿各有一个村开始村民代表的选举。你今天把票赶制出来,要严格控制张数,亲自送到各片儿长手里。完事后把底稿删除。”

“明白,放心吧,郑书记,我就这就去办。”

### (3)窃听败露

任贵这人心眼实得能气死棒槌,每晚都坚持到李凤华送走最后一拨串门的,黑了灯,他才悄没声息地回到炕上。

青草胃不好,身子骨差,耳朵却极好使,几乎每次他回来她都会醒,然后嘟嘟囔囔说你最近怎么了,老是出去?有外心了还是嫌我累赘了?任贵眼皮像灌了铅,哪有心思和她斗嘴,她嘟囔她的,他早呼呼睡去了。就是这样,白天一整天他都哈欠连天……其实这一切对任贵来说真的算不上什么,最让他感到索然无味的是,守了这么多天,没意思透了。

42

## 最后的冬天

□靳军

李老太太是老来人,可都是左邻右舍的老头老太太,他们一来了就开始打扑克。老人们觉都少,睡得晚,打扑克拿牌出牌都慢,嘴里除了打出哪张牌外也唠些别的事,无非就是哪家媳妇孝顺不孝顺、哪家老婆子老头子有福气、儿子出息孙子壮实之类的家常话。在任贵看来,姚诸葛可能真的脑子进了水,让他费事八开地听一群老头老太太嚼这些舌头,他要干吗,发神经吧?

每天,任贵把这些录音拿给姚诸葛听时,姚诸葛都笑眯眯地一板一眼地听完,像是听取军事机密似的,生怕漏掉一句话。听完通常就一句话:“不错,挺清楚,继续好好干。”

每次,任贵都想问问宅基地的事,可姚诸葛总是不等他开口就站起来说有事得急着出去办,他就只好转身出门。有一次他鼓了鼓勇气,本打算说再没信儿就不干了,可一想到那块地和那20吨水泥,张了张嘴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上午,任贵正在昏昏欲睡时,突然听到李凤华家热闹起来。隔窗一望,李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带着三房儿媳和孙子孙女一大帮一齐赶回了家。

需要特别交代一下的是,在万家庄,李凤华的三个儿子可不得了。哥儿仨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搞工程,个个腰缠万贯。可以这么说,万家庄近20年来在北京做生意的那些人,最

初都是受了这哥儿仨的影响和帮衬。他们哥儿仨成为万家庄第一批百万富翁时,其他人还百嘛不是哪。眼下,他们带出去的人腰都比牛还粗。

仨儿子也都孝顺,几次轮番劝老太太去北京享福,无奈老太太铁了心死活不去。她有她的理:这哪儿是要我去享福啊,分明是想要我的老命哪。到了那儿,你们每人一大摊子事,把我一个老太太留在那个水泥壳子里,冷了热了的也不敢吹空调,闷了连个唠嗑的人都没有,憋也得把我憋死!

后来,仨儿子也不再劝,因为生意也忙,哥儿仨轮流着隔段时间回来探望一次,每次都大包小包的一大堆,吃的喝的用的一应俱全,她自己哪里用得过来。老太太人缘又好,就常招呼街坊四邻的老头老太太来家里坐坐,享用儿子们从京城带回的茶点,聊聊天打打牌,倒也畅快。

最近这几年,特别是“八大名狗”组团以来,在村里闹了个乌烟瘴气。老太太气不过,当妇救会长的脾气又上来了,就在闲聊时免不了有些牢骚。在村里向来是这样,有向灯的,就有向火的。时间长了,老太太的一些话就引起了万有粮的注意,起先是反感,再后来是打击。老太太是村里名人,打击她当然不能明着来,就有了后来的路数。

43